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小说里的村庄

高 远◎著



家出版社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小说里的村庄

高 远◎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里的村庄 / 高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9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ISBN 978-7-5063-8360-8

I. ①小… II. ①高…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3061号

小说里的村庄

作 者: 高 远

责任编辑: 秦 悦

特约编辑: 冉晓雄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6 千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60-8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抹迷人的新绿

贾平凹

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摆放在我面前，就好像八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却都揣了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的想法，以各自不同的姿势，不同的神情，不同的腔调娓娓地讲述着、叙说着，甚至唠叨着。他们说那么全神贯注，说得那么情深意切，以至于让我心生感动，倏忽间看见了自己不太遥远的青年时光。

这八位青年作家多生于秦地，是黄土地养育的一群儿女。三秦大地多神奇，神奇的不光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卯卯，更有那些古老的传说，厚重的文化。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难免就有了这块土地的脾性，血脉里自然就有了这块土地的因子——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生出的几株小树，就像是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几株庄稼，一边汲取着传统的营养，一边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默默地扎着自己的根，长着自己的杆，繁茂着自己的叶，孕育着自己的果。而这一次的集中亮相无疑令人眼前一亮，欣喜的看见在陕西文坛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抹迷人的新绿。

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和这八位青年作家大都见过面，说过话，虽然谈不上多么的熟稔，但对于其人其文，每每见

之，却总能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亲切。这里面有地缘的因素，更有文化的姻近。我耳闻或者目睹过他们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当下抵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独守着一份宁静顽强地跋涉、探索；我亲眼见证过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努力取得的大大小的收获。我常常在心底里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我也常常为了他们的成长提供各种帮助的人们而心生敬佩。去年以来，陕西省委宣传部启动了“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包括这八位作家在内的二十余名青年作家被纳入其中，除了给予经费上的帮助，还多次组织学习班、培训班，邀请名家传道解惑；陕西省作协联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为这些青年作家举行了拜师仪式，聘请了国内一流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他们的导师。同时，在《中国作家》组织了作品专号，赴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并在《文艺报》等媒体对这些青年作家进行宣传，为他们摇旗呐喊。今年以来，文学院先后组织了“三秦文学季”系列讲座，聘请国内名刊大刊编辑进行系列讲课，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拓宽思路；为了集中推介展示他们的创作实力，这次，文学院又选拔出八位青年作家，由作家出版社集中推出八部作品。现在，这八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是丑是俊，是咸是淡，就交给读者去品咂吧。

在和这些青年作家的交流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上有些道理本来也讲不出来，而且一讲出来就错了。因此，我不想就创作的方法原理一一赘述，我也不想就这八位青年作家的八部作品一一分析。我想说的是，创作需要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创作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幸运的是，在一大帮文学热心人的勤劳操持下，环境和氛围有了，就像唱戏的台子已经搭起来了，开场的锣鼓已经敲起来了，接下来戏会唱得怎么样？我期待，我有信心。

2015年8月 西安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边的话	1
月光下的麦田	7
房顶上的吉米	35
房檐下的靠靠	47
艳婚记	60
小偷来喜的爱情生活	71
灯光	79
香草回家	91
竞选村长	103
套子	114
秒杀时代	124
私刑	150
一个人的村庄	160
步步高	171
半个世纪的谋杀	182
陈年匪事	192
暖风吹过天亦寒	203
沉重的湖	218
洗脚水	232
附录	244

写在前边的话

我始终希望读者把小说当作小说去读，小说家言，姑妄听之，姑妄信之，作为作者就不会感到惶恐。多年来，我试图用小说塑造一个虚构的村庄，和所有关中大地上的村庄一样，它在历史的风浪中颠簸、成长，一些人走出去，一些人又返回来，村庄和村庄里的人，最后都投奔各自命运的归宿。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却从来没有实现。那个想象中的村庄一落到纸上，都离不开一个真实的地方——薛录镇。像我身体中的DNA一样，薛录镇成为我小说里的DNA。我生于去镇子二里地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斯地斯人，缠绵纠结，是无可奈何之事。所以，出现在我小说里的村庄，最终大抵都围绕这个镇子。为了让这些故事读起来更连贯、更明了，我想在书的前边说一说薛录镇以及与薛录镇有关的人和事。

薛录镇

薛录镇是关中腹地的一个小镇，镇上曾经有一座南寺，解放后改造成一所初级中学。我曾在这所中学就读，用作宿舍的一间老屋

的墙上，当时还能看到青面獠牙的画像，令人夜里常做噩梦。就是这所学校，却是镇子的文脉，许多走出薛录镇的人都从这里出发。学校的隔壁是一座气势宏大的戏楼，坐在教室能听见戏院的开场锣鼓，一边学文化，一边搞娱乐，那时的薛录镇人就理所当然地把文化和娱乐搅在了一起。可惜，改革开放后人们忙于经济，昔日的戏楼日渐荒废，直至最后垮塌。进入新世纪后，镇上出了不少善男信女，在镇店的南面修了一座城隍庙，香火十分旺盛。再后来，大约在五年前，有识之士在镇北立了一座牌楼，上刻着“唐授薛采”四个大字。这是数十年来，薛录镇第一次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荣耀。

清晰可见的荣耀刻在牌楼上，在薛录镇，许多人并不领会其中的意味。镇街的十字路口有个开茶楼的老者，已经开了若干年，年轻时便一手拉风箱一手提茶壶，直到眉毛胡子在烟熏火燎中变白。老者为生计计，常常充当着义务讲解员的角色。据老者说，唐朝年间这片地面是大将薛仁贵的封地，他的府衙就设在镇上，所以叫“唐授薛采”——唐王封授、薛家采邑。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有一处恢弘的将军府，位置或许正在他的茶楼。当然，也可能在临近的凉皮摊，前来消费的茶客，可以坐下来慢慢地想象和猜测。有一点是肯定的，散落在镇周围的村庄，不是叫薛宅，就是叫薛件、薛梅，都是确凿无疑和薛家大院有关的。

十年前，有个薛录镇人在临县开了一家羊肉泡馍馆，借薛仁贵的名头，起名“仁贵餐馆”。餐馆的生意相当火爆，原因并非是他的羊肉泡胜过西安“同盛祥”或“老孙家”，当地人也不知道薛仁贵是谁，大家都是冲着“仁贵”两字去的。这消息传回薛录镇，镇上的人们从中品出了一些味道：“仁贵”不单是人名，中间是蕴含了许多意思的。过去，他们没有留意过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常常为吃不饱饭而熬煎，只留意自己的肚子。现在留意到了，逢着二五八的集市，在和行商走贩讨价还价期间，他们总会把“仁义贵在先”挂在嘴边。

薛录镇的存在有上千年，这是镇上的人们都知道的。人们知道的是，“仁贵”两个字，也一直在他们的血脉里流淌了上千年。生

老病死，婚丧嫁娶，穿衣吃饭，为人处世。一切的一切，“仁贵”都隐藏其中。他们有时会丢掉它，末了又捡回来，丢丢捡捡，捡捡丢丢，丢和捡都能摆出一大堆理由，始终就这么纠结着。

和薛录镇有关的人和事

自古以来，薛录镇就统辖了周围数十个村庄，刘前进是这些村庄里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

刘前进在第一次进城打工期间，曾经和我有过一次会面。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他身无分文，徒步十多里来到我在郊区的住所。我在路边的一家饭店里请他吃了顿火锅，当时的火锅还是木炭的，锅中间一个黄铜罩子，四周的汤用来涮羊肉和炖了皮的蛇肉。我们吃到半夜，完了在黑暗的马路上散步。那天的刘前进雄心勃勃，不满足于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当保安，发誓要自己当经理。其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皮包公司，一个人包里塞一个章子就是经理。但是，刘前进的美梦最终没有实现。后来和刘前进就失联了。直到许多年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方某个小岛上的来信，刘前进在那个岛上服刑。来信的目的是希望我帮他找一个律师，以申诉他的不白之冤。隔山渡河，路途遥遥，加之对他所谓“冤案”的判断，他的这个愿望我也未能帮他实现。有关刘前进的事情，后来都被我记录在了《月光下的麦田》里。

我曾经设想，刘前进如果没有进城打工，而是和他的弟弟刘跃进一样，在家里作务果树，或许命运会好点。刘跃进如今还在作务果树，虽然和村里的教师刘玉文打过一场官司，刘玉文还算大度，看在学生刘吉米的分儿上，没有把事情做绝。当初老站在房顶上给他爸刘跃进当瞭望哨的刘吉米，后来上了大学，现在在深圳的一家公司里上班。村里人都说，刘吉米是个孝子，每逢春节都会回家，先是挤长途大巴，以后坐火车飞机，近几年改开车回乡了，带着自

由恋爱的老婆和儿子。他的儿子眼下已和小说里的他差不多年龄。他爸刘跃进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从来没听过吉米的老婆叫过一声“爸”。那个来自外乡的女子说话叽里呱啦，他是一句也逮不住。

和刘跃进相隔几家的靠靠，也打过一场官司，结局就没有刘跃进那么幸运了。靠靠睡在亮亮房檐下的时候，事情原本还有一丝解决希望，等到上了公堂，情况却发生逆转，最后一分钱也没有捞着。这件事对靠靠影响深远，据说，他后来成了上访户，进过县城、市里，还去过省上。每一届县长上任都亲自来村里看望他，因为他一直住在村小学废弃的教室里。有一年，县上的领导准备用扶贫款给他盖几间房子，事情刚安排妥，北京打来电话，靠靠又进京了。所以，靠靠如今仍住在村小学废弃的教室里。

刘跃进和靠靠的事，一个写在《房顶上的吉米》里，一个写在《房檐下的靠靠》里。《房顶上的吉米》发表在北京，吉米的老婆是天津人，相隔不远，说不定起到过穿针引线的作用。《房檐下的靠靠》发表在青海，冰天雪地，山高路远，对靠靠丝毫没有帮助。

再说进城打工的事儿。刘前进开风气之先进城打工，带动了村里一大片人，刘小放和董卫峰也进了城。刘小放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爸用赔偿款给他配了冥婚，不管刘小放心情如何，这事后来被派出所罚了款。董卫峰比刘小放好点，但在当保安时也因为一桩诡异事情，回村后神经不大正常。他现在在镇子上打零工，据说动不动就找不着回家的路。和他们同时期出外打工的人，还有村里的来喜。来喜是个笨贼，村里人都这么说。来喜每一次偷窃都被人抓住，完了又去偷，以致到后来，别人捉弄他给他后背上写了“我是小偷”几个大字，他仍浑然不觉在大街上缱窃。抓了放，放了又抓，每次被抓住后嘴还挺硬。来喜就是这么个人。来喜已经好大年岁了，至今还这么在城里混着。奇怪的是，来喜对休假非常重视，像坐在机关里的公务员。每到节假日，他都会穿一身西装回村。家里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包里给老母亲带着茶叶和红糖，有时还会带一件时兴的衣服。

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故事也越来越少。故事大多发生在外出打工的人身上。他们既像城里人，又是村庄的人。和刘前进那一代人比起来，香草算是新一代的打工族。香草什么活都干，三天两头换职业，凡事凭自己的兴趣。有一年，有个网名叫“明日黄花”的人在網上卖末日船票，后来又卖墓地，村里有会上网的人就怀疑，那是庆生家的女子香草。庆生不承认，此事最终无法确认。但村里的安安成了网络名人却是众所周知的。安安和香草退了婚，也进城打工，结识了城郊的一个姑娘，当了上门女婿。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拆迁的事安安成了那边的上访户。安安偶尔会回村，给村里人说， he 现在是网络大V，名字叫“西门大官人”。听名字就很奢华、很有钱的样子。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安安这是想气以前的未婚妻香草。可香草的日子过得比安安要舒心得多。当年庆生公权私用，为了把香草哄回村子，用一种叫“一枝黄花”的野草绿化街道，结果野草疯长，差点毁了农田。香草最终也不肯回乡，庆生退还了安安的彩礼，不久又辞掉了村长。香草嫁了一个台湾人，她是在福建一家饭店打工时，和台湾人认识的。那个吃热带水果长大的台湾人，祖籍却在关中。这一点刘庆生想不通，说绕了一大圈不是又回来了嘛。有了孩子的香草，近年忽然变成了一个恋乡的人，在村里一住就是半年，带着孩子，早晚穿行在田野的苹果树地里。不过，香草如果想回台湾了，是谁都阻挡不住的。香草说，我要回去投票，又该选领导人了！

同样是外出打工的人，结局和命运相差甚大，他们的故事分别写在《艳婚记》《灯光》《来喜的爱情》《香草回家》和《秒杀时代》里。

再说说村长的事。村庄自然得有村长，但是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村长了。时代发生了变化，各家忙各家的生活，政府免除了税费，又给各家的卡上按时打钱，这些都和村长没有关系。村长似乎成为过去、曾经以及回忆，人们也希望能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地忘掉他们。但刘水平和刘庆生的经历，事实上已经发生过，把发

生过的事情记载下来，是为了不再发生。这也是我写《竞选村长》和《套子》的初衷，希望村里的人们看到时，能理解我这一做法。

村庄的历史是漫长的，甚至比小说的历史还要漫长。在这条漫长的河流里，总有一些河湾需要驻足，需要回望和凝思。我这本书所提供的人和事，包括上面没有提到的、可以留作村庄档案的（《陈年匪事》《半个世纪的谋杀》等），都是这条河流里一些不起眼的石头。这一切看似乡村的历史，又像城市的历史。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欢舞弄文字的人，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与其说薛录镇是我的DNA，倒不如说乡村是我的DNA。

事情就是这样。

月光下的麦田

1

每年春二三月，刘前进总会生出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那时村里还没有栽种果树，田野上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地垄开着生机盎然的野花。初中生刘前进喜欢吃春天的花，他常常蹲在上学的路边上，舌头触碰不同颜色的花瓣，然后用嘴唇一点点嘬吮。喇叭花，麦瓶花，油菜花，不知名的狗尾巴花。尤其是油菜花，璀璨金黄的花朵簇拥在蓝天下，点染着天空的色彩，也灼烫着他的眼睛和嘴唇。刘前进迷恋这样的感觉，它们像一些播撒进胸腔里的种子，整个春天都会孜孜不倦地生长。

多年之后，刘前进已经娶妻生子，媳妇王晓玲脑子里总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一到春天刘前进的脑壳里就像有无数只老鼠在撕咬，搞得心神不宁，行动也常常出人意料？她怀疑这完全是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当时刘前进的娘已经过世好几年了，父亲刘显尧也已年近七十。刘显尧不认同王晓玲的说法。刘显尧年轻时去北山给农业社买过种子，还有过一次远赴千里之外为生产队贩过马的经历，此后一辈子都待在村里。刘显尧认为，儿子刘前进每逢春天出现的一些

反常，不过是村里司空见惯的“鬼缠身”。村里很早就有鬼缠身的事例，有人半夜三更坐在街道上大哭，有人正在地里干活，忽然被一阵风刮得晕倒在地口吐白沫，还有人莫名其妙自杀过三回，幸好每回都被人及时发现。

这不算什么，刘显尧说，谁让他没有生在城里呢，乡下本来野鬼就多一些。

若干年之后，一个叫柯柳秀的女人，在南方某个城市潮湿狭窄的出租屋里上网，无意中看到一种叫做“桃花癩”的病症。三月桃花癩，说的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总有一些人经不住花红柳绿的诱惑，做起事来显得有些鬼使神差。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过刘前进，刘前进愣了一下，过后不置可否。那时候，刘前进已经是第三次进城了，那也是他的城市生活历时最长久的一次。

高考落榜后的刘前进在薛录镇开了一间书店，他青春年代富余的时光，大都消磨在拥挤的书架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用他父亲刘显尧的话说，他虽然名落孙山，但脑壳里并不缺乏知识。当时的刘前进沉迷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一种叫做“转基因”的技术，思忖着通过动物的交配或许也能实现，于是就打算在父亲饲养的长毛兔身上试验。那时家家饲养长毛兔，兔毛是除过庄稼之外重要的经济收入。他希望通过猪和兔的配种杂交，使兔子长得和猪一样茁壮，以此来提高产毛量。桃树和梨树能嫁接在一起，猪和兔当然可以杂交。他对父亲说，试验成功后的兔毛会像猪鬃一样又密又长，你从早到晚都剪不完。他们父子二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猪兔杂交试验，此事瞒着王晓玲，对东邻西舍的人也守口如瓶。不久，人们看到一只又一只死兔被刘显尧从家里拎出来，扔进村口的土壕里。半年之后，秘密试验的结果导致三十八只兔子相继死亡，而用来配种的公猪因为得了厌食症，瘦得皮包骨头。一些人觉察到了这对父子间的秘密，多次旁敲侧击地询问过刘前进，他始终没有透露过一句话。这件事过后，刘显尧再给人提起儿子刘前进，就会说，他脑袋里是不缺乏知识，只是想问题又怪又偏，像是钻了牛角尖儿了！

不过，在村里人看来，刘显尧似乎并不了解儿子刘前进，倒是王晓玲更能摸准他的脾性。王晓玲发现，刘前进所有的奇思怪想都发生在春季。他用春天的桃花给母鸡授粉，期望母鸡产下天然的桃红色的鸡蛋；用柳絮喂养过布尔山羊，想以此来淡化羊毛被漂染过的赭色。其中只有一个春天，他显得有些碌碌无为，或者说是半途而废。他的同学刘建新养了几头奶牛，每过几天就去县城交一次牛奶。刘建新在那个春天找到他，希望他发明一种药水，滴入掺水的牛奶后能逃过仪器的检测。他为此耗费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当那种神奇的药水即将诞生时，他突然决定放弃。这是一种毒药么，他对刘建新说，如果你想给牛奶里下毒，为什么不去买砒霜？事后，尽管刘建新再三保证掺假后的牛奶绝不会卖给本村人，更不会卖给他父亲刘显尧，他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春天对刘前进来说是个诡异和令人不安的季节，因此，每当春天来临，王晓玲就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有一年初春，王晓玲发现刘前进表面看着没什么异样，白天去镇上开书店，天一黑就在床上躺着。可是他改变了以往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书胡乱扔在床角，在夜晚的床上翻来覆去，到天亮时，眼睛仍像兔子一样红通通睁着。第二天下地前，她特意叮嘱公公刘显尧说，你儿子又动怪心思了，你要留意呢。说完心里仍不踏实，下地前又反锁了家里的大门。她猜不出刘前进接下来会做什么，但是预感到他一定会做。尽管她预先做了防范，这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刘前进还是在父亲刘显尧的帮助下翻过院墙，搭车去了城里。

刘显尧后来是这样对王晓玲解释的，他说，我儿子没考上大学不假，但是难道天生就该待在乡下？一辈子和我一样种麦子种果树，不会沤烂他肚子里的那些书？他不过是想进城打工么，我看挺好的。

村庄的历史上，以前进城的人不是做官就是做生意，要么是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刘前进是第一个进城打工的人。

他在城里找到一个职业介绍所，破破烂烂的，在一个厕所边上，墙上纸糊着大大小小的招聘信息。他希望找到一个总经理秘书的职

位。开书店的几年间，他研究过七八本职场博弈的书，上面画满了心得体会。介绍所的一个中年人听了他的想法后瞄了他一眼，告诉他说，你要么去当保安，要么就自主创业开办一个公司，自己当总经理。他后来把他介绍到一家保安公司，在那里交了几百块钱押金，领取到衣帽服装，随后被派往城郊的一处建筑工地。

刘前进以前从来没想到过，保安会是最危险和充满陷阱的职业。和他一起当门卫的保安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有小偷小摸的习惯，每天贪婪地盯着工地上随处散落的钢模板、钢筋，因为得手不易，时常急得团团转。他把偷来的钢筋先是掩埋在离大门不远的土堆里，夜晚留下刘前进一个人值班，自己用三轮车拉到废品收购站去卖。这是盗窃！刘前进说，咱们来做保安是为了防贼，不是为了做贼的！小伙子不理睬他，深夜从外面回来，把用麻纸包裹着的羊蹄猪肝塞到他手里。八个月时间里，他没有参与过一次盗窃和事后分赃的行动，但是小伙子带回来的羊蹄猪肝，有时候推辞不过，却免不了会尝上几口。躺在门卫室的床上嘴里嚼着猪肝，看着远处城市里辉煌的灯光，偶尔感觉还挺好，仿佛一下子触摸到了自己真实而惬意的人生。不过白天对他来说，总显得有些漫长，有些忐忑不安。

八个月后，包工头终于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此前挺欣赏刘前进，认为他没事就读书看报，是个文绉绉的人。包工头说，刘前进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个大老粗，做事也爱简单。如果把你们扭送到派出所，那样我也要跟着去做笔录不是？他叫司机用小轿车拉着刘前进和他的同伴，车跑了一天一夜，途中翻山越岭，穿越了一场沙尘暴和一场冰雹，外加两场暴雨，最后，把他们丢在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

这年腊月的一个傍晚，刘前进回到了村庄。王晓玲看见他的第一眼，忍不住捂住脸“哇”地大哭了一声。在里屋见到了父亲刘显尧，刘显尧神情茫然，大半天没有认出面前的人是谁。他叫了父亲几声，父亲才从一片茫然中挣脱出来，恍然间以为自己又坐在了

1948年的村口。那一年闹匪患，马家军在咸阳北塬上被打得七零八散，村口的马路上一天到晚能看见一瘸一拐的伤兵。儿啊，你不是进城去打工么？怎么像背枪吃粮上了一回战场？他问。他问完抚摸着刘前进的头，刘前进头发里散发出浓烈的酸臭味儿，发际间长出了野草，几根纤细的藤条缠绕在耳朵上。此后许多天里，刘显尧一想起那个夜晚就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刘前进这次进城的遭遇，让王晓玲也开始相信鬼缠身的说法。所有人都在乡下待得好好的，他为什么偏要往城里跑？除非是鬼缠身了。她怀疑起对门家死去的刘老七。刘老七解放前背过枪，走南闯北，解放后仍不安生，进川贩卖过烟土，从甘肃省贩卖过女人，是个一辈子跑世界的主儿。他死去三年后，戾气依旧很重，据说时常夜晚里回家，踢烂过家中厨房里的面罐，还摔碎过挂在过道的一面镜子。

来年早春，王晓玲早早请来村里外号叫狐仙婆的“顶神”，招呼她安顿刘前进身边的乱神厉鬼。买来香蜡纸表，宰杀了一只鸡，又请来几个会念经的神婆神汉。这些人在院子里念经，狐仙婆压住刘前进的脖子跪在脚下，自己又手舞足蹈折腾了一会儿，狐仙就附了她的身，她口里开始念念有词。

刘显尧坐在一只马扎上看热闹。刘显尧说，鬼缠身的人口吐白沫、胡言乱语，刘前进不过是进了一次城么，怎么会是鬼缠身？

说完，他仍旧坐在马扎上看热闹。看着看着，忽然觉得一团东西从空气中飘过来，从衣服后领那里钻进去，他喉咙里咕隆了几下，打了个响亮的嗝儿。大家发现他脸色一时间异常红润，像一张刚落地的婴儿的脸。他不停地用手揪自己的头发，脸上红扑扑的，喘着气说，这一趟险些跑断了我的腿！王晓玲问他，你不是在马扎上坐着么，好端端的，跑什么跑了？他仰头嘘了一声说，虽然跑断了腿，但是走州过县我心里却欢喜得要紧么！这是我带回来的巴山雪茄，还有南充的橘子，这是工分本，吸了烟吃了橘子赶紧给我记上工分。说着话手伸向刘前进，又是给他怀里塞东西又是摩挲刘前进的头和